

## 再回大湾村

□合肥 汪达升

日前,合肥市一民主党派主委给我来电,他正带领本党派部分成员参加省党派组织的赴革命老区金寨县果子园乡的精准扶贫活动,很希望能顺路参观一下我的祖居地花石乡大湾村。好友的期盼和邀约,岂能怠慢,便欣然应约!

大湾村乃是我七十三世祖的迁徙地。明朝中叶,我的祖先自皖南休宁迁徙至大别山,选择了一处类似皖南宏村的牛形地,建起了一片大宅,称之为汪家大湾。随着祖先的繁衍生息,按上中下三个门楼,分配给三个支系,类似于红楼梦的荣宁两府。我的高祖父被分在中门楼。牛形地的上门楼是牛首,老人说,牛吃了草,食物都进了肚子里,所以牛头显得贫弱,中门楼如同牛肚子,家境都比较富庶,下门楼便是牛屁股,挺肥的。现实与地形传说相吻合,这有点宿命色彩。小时候祖母对我说,到了她的公公——我的曾祖父时,家业最为丰厚,以至于达到了顶峰,置地方圆几十里,可是曾祖父嗜赌,一夜输掉十二座社庙。到了祖父这辈,家境还算殷实。后来爷爷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一帮穷苦乡亲起来闹革命,成为五县边区赤卫队大队长,并加入了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遇难,祖母二十九岁便成为烈士遗孀。从此家境衰落下来。其他支系或贫或富也相差无几。

如是这般,大湾村历经两百多年,到民国时期,建成了九十九间半房子的规模。后来一场大火烧掉了三分之一。解放后还完好地保留了60多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家族的后裔,或读书、或创业,或进城打工,大多有了一些积蓄。那些明清时候盖起来的房屋,逐渐破败凋敝,摇摇欲坠。上门楼、下门楼的住户有的将旧房拆除,翻建成三层四层的楼房。2015年国庆节前夕,大姐给我打来电话,说中门楼的后生们找她带话给我——上、下门楼的老屋有人推倒重建了,中门楼的房子都已成了危房,看看能不能请我回去商量重建事宜。

于是我约上大姐和在县城里搞规划设计的大妹婿一起回到大湾村。我的意见,这些老屋,是祖上传下来的家业,又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希望修旧复旧。妹婿则说,修旧复旧且要牢固坚实,代价昂贵,耗资大于重建,当下大家都没有这个实力。我沉吟片刻后,便对几个重建要求迫切的后生说,修旧复旧可以,推倒重建,谁愿建谁建,我不阻拦。我知道,祖上留在我名下的那两间房子正处于连接堂屋和厅屋的天井左侧,在整个保存下来的房子中央,这两间不拆,其他的也很难拆建。于是,无果而终,老房子得以留存。不经意间,大湾村映入眼帘。从东向西一眼望去。眼前为之一亮——清一色崭新的两层楼房依山而建,屋前十几个整齐划一的售货亭一字排开,络绎不绝的游客,三五成群地围拢在亭前。亭子里、新居里的老老少少,脸上溢满笑容。到了一个亭子前,我摇下车窗,探出半个脑袋,一个堂哥看见了我,立即跑出亭子招呼我。

我停好车,走过来,和他寒暄。堂哥道,现在村里条件好了,这里成了红色教育基地了,在家做做小生意,再也不用出去东奔西颠了。说话时,脸上堆满了惬意和幸福。随后,我们和党派的人会合,继续参观。走过一座小桥,来到西头那一片曾为六安六区十四乡苏维埃政府旧址的老屋,如今修整整洁,保留着老屋原有的徽派风貌。这些房子的主人自搬迁新居后,村里便将老屋收为集体所有,现在已是省级文保。走进一看,厅屋的木制屏壁上,悬挂着清代一个工部侍郎送给我祖上的一块厚重的生日牌匾——“行端品卓”四个大字赫然在目。两边抱柱上挂着一幅显示族望的对联——“唐封越国三千户,宋赐江南第一家”。两侧的墙壁上展示着家族的沿革史料。往里走,迈过一个近膝的门槛,便是最后一进的堂屋。在我名下的上下两层房屋就在左侧,我给大家讲述着当年的情形。

午后时分,艳阳高照,暖风拂面,大家徜徉在阡陌小路上,流连忘返。而今,脱贫致富的大湾村,旧貌新颜,风光迤逦,人民群众富庶安乐,怡然自得。我为家乡的巨大变化而震惊,我为家乡的青山绿水而陶醉,我为家乡人民的勤劳勇敢而骄傲,我为乡亲们生活在这里一个美好的时代而欣慰,也为家乡更加美好的明天而祝福。



## 我家那棵柿子树

□杭州 乔国良

那年搬家后有了个约四十平方米朝南的院子,终于有了养些花呀草呀的地方。所养的花草大多寿夭,有的初始蓬勃继而委顿,终至萎谢。只有西南角的那棵柿子树,在四季的轮换交替中经受住酷暑严寒旱涝虫害等种种折磨考验,终于成长为硕果累累的大树。

我家这棵柿子树来历似乎不明。我记得是二十多年前一位老熟人从肥东老家带来的,说我家光秃秃的院子有必要装点一下。树苗细细的一公尺长点,貌不惊人,不曾想这毫不起眼的树苗竟然长势喜人!而老伴却有另一个版本,说是家里人吃柿子时把核子随手那么一丢,结果核子可赞可贺,长成今天高及三楼,广可覆盖半个院子的大树了!这有鼻子有眼的版本,使我本来清晰的记忆立时依稀起来,我老友现在在他国,且有前期老年痴呆症,无法对证。反正我家柿子树出身低微,成今天气候,很励志。

这棵柿子树很快长大长高,又几年过去,越来越显出不凡气度,夏日布散出好大一片浓阴。但是没有挂果。我和老伴暗暗焦急,这是啥征候啊?有人说这是一棵公柿子树,光长体面不能怀孕的。我们对闻所未闻的公母说将信将疑,内心还是有满满期待的。期待植物能够开花结果,就是期待一种顺应生命节律的圆满。到阳历五月开始长新枝抽芽苞的时节,我们免不了扬着头认真辛苦地寻找。其实明知这树就是结满果子,也不是用来换钱的。我们寻找的是心灵的一种圆满。

那一年我们终于见到了枝丫中长出的果子雏形,不多,大概只有二十来个吧,这让我们喜欢得不行!向邻居宣布,我家不是公柿子树,就是正常平常的一棵树。在特定时刻,正常和平常就是人最渴求的,就像今年年初我面对楼下空无一

人的巷子,默默祈祷一切平常正常状态快快归来吧一样!一场风雨雏果会落下几个,委地的小果子激发出一声声惋惜,几番风雨后剩下两只,最后长大的仅仅一只!真正是硕果仅存!说也巧,那年深秋我的外孙出世,我们把那只圆润丰满的柿子当成了吉祥物,直到年底不能再放才舍得吃。老伴说,外孙的到来和柿子树的挂果都是我们内心希望的,这种吉祥的巧合太喜出望外!

每年抽枝发芽的时节,我们照例盘点越来越多的雏果,当在密密的叶缝中发现原先漏掉的雏果时,就像发现了新的星辰一样兴奋。当然,真正快乐有趣是在采摘果实的季节。明知道不会卖钱的,但还是满心喜悦。是接受馈赠的喜悦——平日我们对这棵柿子树的关心期待,现在它终于默默地真诚地回报我们了。当把柿子分赠亲朋和邻居的时候,又收获分享的喜悦。女婿姥姥是山西人,是做柿饼的一把好手,那年老人派她在合肥的儿子女儿女婿们前来采摘,后来做成的柿饼分赠分散各地的晚辈,获得一致性交口称赞,闻听后我们也喜形于色!浦东的弟弟听说我家柿子虽不能名列六大名柿,然个大味甘色正,绝无化肥催发农药喷洒,去年秋天便特地前来合肥旅游兼摘柿子,把几大袋柿子很费周章地搬上高铁运送到家。

我们移居杭州后,这棵柿子树成了日常话题之一。人说万物皆有灵,也说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叶可知秋。万物总有存在或值得尊重的理由。而人与物又常常交集纠缠,那山那水,那树那花,一处老房子一口古井一座老桥,一样美食一件美衣,一只包包一管口红,等等等等,竟会走进她或他的心田,挥之不去,有的发酵成乡愁,有的成了长久甚至永远的念想。每每与这棵柿子树相对,我们默默无言又似有许多话想说。

## 茄子翻身记

□浦江 朱耀照

小时候,最不喜欢的蔬菜是茄子。我家每年种茄子。它紫色的枝干,紫色的叶子,紫色的花,还有紫色的果实。从茄子上,我认识了一种颜色:紫。

茄子成熟了,母亲经常烧茄子饼吃。她将茄子放在锅边焖熟,再将茄子掰开,里面放上一小盐,然后皮在外肉在内折叠一下,用油烫了一遍。油焖茄子看上去油光发亮,非常好看,但我并不喜欢。茄子籽太多了,密密麻麻,像嵌了无数芝麻粒一样。那时,饭桌上基本只有一碗菜。如果是茄子,我便噤着嘴,挑小的籽少一点的,吃一点便完事。如果是茄子糊,那就更不喜欢吃。它的烧法更简单。焖熟了加上油盐搞成糊就可以了。咸淡不均,一点不入味。对茄子的好感是在工作后。一次到食堂买菜,见到焦黄喷香的饼,就买了一个尝尝。外面松脆的,是厚厚的面粉锅巴。中间是带皮的,黑不溜秋,不知是什么。里面是一肚子豆腐末姜末。不一会,我全吃光了,胃里很舒服,嘴上油乎乎的。

意犹未尽,我又要了一个,并问是什么饼。那热情的厨娘面带笑容地说:“茄子,不错吧!”茄子?怎么有那么好的味道?从此,我对茄子没有了以前的敌意。不但常去食堂买来吃,到菜市场时还不忘买几个生茄子自己炒。刚开始时,我当厨师。披上围裙,将茄子切成不规则的长条。切好的茄子被放入油锅,用锅铲铲匀,焖几分钟后,

装到盘子里。颜色灰黄,有的还是紫色。用筷子夹到嘴里一尝:不好吃。有的已经熟烂,入口即化。而有的还是硬硬的,很难咬动。而且,隐隐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妻子说:“像猪食一样,一点都不好吃。”

后来,妻子占领了厨房。她也买茄子炒茄子。她炒茄子时很浪费。清理茄子时,不像我只是将柄与花萼剥去便好,而是把茄子的一头一尾全切掉,不管丢掉的还有多少白乎乎的茄子肉。另外,在炒茄子前,她在锅里倒的油很多,似乎能将茄子漂起来似的。绝不像我,油倒到锅底一小地方就停止。还有,她放的大蒜也比我多很多。为了改变茄子黑不溜秋的形象,将炒熟时,她加了一点葱花和红辣椒末。

一碟炒熟的茄子捧出来了。有红有绿,色香俱佳。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品尝:不错,柔软香嫩,咸淡适中,比我炒的好吃多了。妻子也做茄子饼。味道当然比食堂好得多。粘在被焖熟的茄子外面的,不是单一的面粉糊。还有生鸡蛋、生粉等,夹在茄子中间的是加了佐料的肉末。煎茄子饼的食用油又是鲁花花生油。一碟清香四溢茄子饼捧出来,可说全家人都垂涎三尺。

“茄子弯弯,紫白油亮。哪个见了,不买一筐。人吃!不喂猪!茄子油饼茄子糊,大家吃得乐乎乎……”不是儿歌编得不错,是茄子进入新时代!